

“十桥十亭”今安在？

边城雨

“这些都是宁波帮先贤爱国爱乡的珍贵见证，最好能保护起来，以激励后人学习发扬这种精神。”日前，宁波知名网友“颖之星语”谈起他在寻访的民国桥亭时深有感触地说。“颖之星语”本名刘颖，是宁波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。因为平时喜欢探索发现宁波的一些人文景观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

第一亭被泥土填埋，只露亭顶

去年11月16日，刘颖前往被誉为“宁波香格里拉”的鄞州区塘溪镇雁村，途中无意中看到了水库中央只露桥顶的磬桥，由此引发了“十桥十亭”的专题寻访之旅。

磬桥的建造者叫陈磬裁。陈磬裁(1874—1958)，又名陈宏福、陈德富，宁波鄞州区姜山镇陈鑑桥村人，年轻时去上海学生意，后靠做水泥生意和从事建筑业发家致富，人称“水泥大王”，是清末民初上海滩有名的“宁波帮”人物。

陈磬裁致富后不忘家乡，在宁波出资建造了“十桥十亭”，造福乡里。也许是因为做水泥生意起家的关系，陈磬裁对水泥情有独钟，所造桥亭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

“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蜜岩村，皎口水库大坝之下，荷梁线公路边上，一片田园的中间，有一个亭子，亭身大部分被埋没，只露出了亭子的顶端。这个亭子就是陈磬裁捐建的‘十亭’中的第一亭。亭旁的一座水泥桥，就是陈磬裁捐建的‘十桥’中的第四桥。”刘颖介绍。

据刘颖考证，1922年10月，陈磬裁出资在蜜岩村的江澳溪上建成了第四桥，当时是石拱桥，同时在桥旁建了第一亭，供来往行人歇足休息。第四桥原是石拱桥，建成后隔了7年，倾圮重建。1929年3月，陈磬裁捐资将其改建为钢筋水泥桥。



第一亭被泥土填埋，只露亭顶

第一亭和第四桥，除了背后的慈善故事令人感动外，后来的保护过程，同样令人称道。

1970年5月，第一亭和第四桥的西侧，庞大的皎口水库正式动工兴建。修建水库时，挖掘出来的泥土就填埋在附近的溪谷地带，因此，第一亭和第四桥的周围都被埋了，原来的溪谷成为田园。然而，当时的建设者们不但没有贪图方便，把桥亭一毁了之，反而想方设法把亭和桥都保留下来。亭子的东、北、西三面，都被泥土填没至顶端，但是建设者在南边却留出了一小块空地，并且砌石墙阻挡泥土，使得亭子继续保留至今。

现存的“十桥十亭”已经不多

刘颖在寻找“十桥十亭”的过程中，发现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。例如第四桥已被废弃，桥面上也已被人填土种菜。

从第四桥所在位置，沿樟溪向下游前行三四百米，又有一个小溪口，名叫汪夹吞，也是一个小村落。陈磬裁捐建的第八桥，就在汪夹吞的小溪口。

第八桥之侧，因为修建皎口水库和荷梁线公路，地面被填高，第八桥也由此失去了通行功能。荷梁线公路的跨溪之桥，名叫汪夹吞桥，紧挨着第八桥，修建于1970

年，桥面比第八桥高出一米有余。第八桥的桥面上，建造了房屋。因此，第八桥被房屋和汪夹吞桥所掩盖。

“第八桥是一墩两孔桥，桥墩在一次山洪中被冲得倾斜，桥面上虽有房屋，但桥面依然平衡。西侧桥孔已被石墙填埋一半，很想进屋看看桥面的情况，但是房屋都已废弃，打不开。”刘颖说。

第四桥和第八桥，虽然在修建皎口水库后失去了通行功能，但是从1922年第四桥初建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，两桥供行人通行长达半个世纪，当年曾是小皎溪沿线人家来往的必经之路，上游董皎、鹿亭，下游樟村、鄞江，上下游人民来往必经两桥而往返。桥通两岸，送过来往行人无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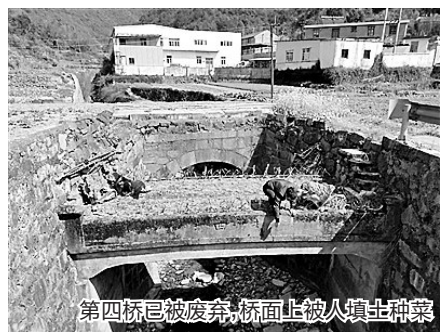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桥，也就是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梅溪上的“磬桥”，1922年6月建设完工，上世纪90年代梅溪水库建成后，磬桥被淹于水下，只有水量较少时，部分桥拱才会露出水面。

第十桥，即黄昏晨桥，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任新村任家横自然村，建于1931年5月，是其捐建“十桥”的收官之作。

第三亭，据网友考证，亭在舟山普陀山，现在依然存在。

第四亭，位于第十桥黄昏晨桥的北端。

第五亭，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的亭溪岭古道边上，有个亭子名叫“第五亭”，就是陈磬裁捐建的第五个亭子。



第四桥已被废弃，桥面上被人填土种菜



第八桥桥面虽有房屋，但桥面依然平衡

刘颖说，陈磬裁捐建的“十桥”中，现在只有第三桥、第四桥、第八桥、第十桥还存在，其中第十桥黄昏晨桥保存最为完好。陈磬裁捐建的“十亭”中，只有第一亭、第三亭、第四亭、第五亭存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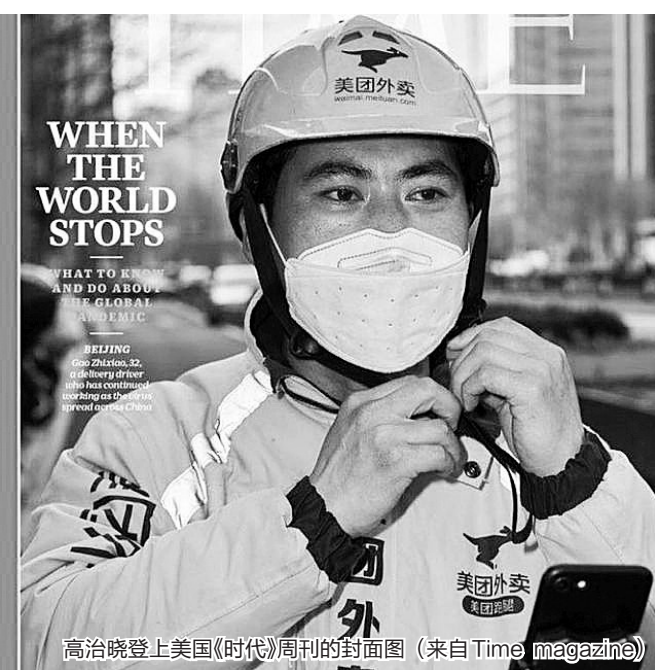
文保部门：争取将其列入文保单位

刘颖呼吁，“十桥十亭”的存在是“宁波帮”先贤的历史文化见证，应该尽快保护起来。如果任由这样风吹雨打，再过几年，也许仅存的桥亭也会消失在地平线上。他把自己的想法发到了网络问政平台上，希望文保部门将陈磬裁捐建的“十桥十亭”中的幸存桥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海曙区相关部门公开回复道：3月16日，市区两级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已赴现场实地查勘，该桥、亭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、社会价值。拟根据有关要求，申请推荐公布。“目前正在对接中，需要征求属地乡镇、及规划等部门意见。”海曙区文管所相关人士说。

宁波市文保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他们看到网友的信息后，也立即派人到现场进行了查看，目前已经将这些幸存的桥亭列入文物登录点(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)，后续将进一步跟进，争取将其列入文保单位。

登上美国《时代》周刊 中国外卖骑手递送生活希望



高治晓登上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的封面图(来自Time magazine)

新华社 何晨阳 谢建雯

32岁的高治晓怎么也想不到，送外卖

也能成为网络“名人”，登上美国《时代》周刊，拥有自己的百科词条。

高治晓的家乡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河川乡上黄村，地处西海固地区腹地，这里曾十年九旱、土地贫瘠，有“苦瘠甲天下”之称。为打破父辈们“靠天吃饭”的魔咒，他初中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北京，从洗碗、帮厨、发传单做起，靠双手谋生。8年前，高治晓成为一名外卖骑手。

早些年，因大哥患病，家里经济条件差，高治晓白天在饭店上班，晚上做保安，每天几乎连轴转，挣到的钱大部分寄回家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他退了春运返乡车票，选择留在城市

打拼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，餐厅、市场、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被暂时关停，绝大多数人闭门不出，“网上下单”“无接触配送”成为人们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方式。美团网《餐饮外卖复工消费报告》显示，疫情期间非餐食类订单占比增幅超77%，蔬菜、药品等商品的配送需求旺盛。

“我每天早上8点开工，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跑够50单不收车。”高治晓说，他多想多赚点钱，也想为更多人送需上门。2月下旬，他接到了一个帮客户买胰岛素的特殊订单。胰岛素是处方药，高治晓需要首先到客户家拿到医嘱，然后到定点医院取药，再把药送到客户手中，全程花费近40分钟时间，够他平常送好几单。

“虽然很周折，而且去医院风险也高，但我相信即便不是我，也一定会有别的骑手去。”高治晓说，那是一位独居在家的七旬老人，他陪着聊了会儿天，还为老人下厨煮了一碗清汤鸡蛋面。

“我每天要跑100多公里，去很多地方，刚开始也担心被感染，所以我消毒防护做得很好，自己安心，顾客也放心。”高治晓

说，疫情期间美团外卖还给平台骑手购买了健康保险，全方位升级消杀措施，推行“无接触配送”，减少了他的顾虑。

两周前，一个顾客为所在小区的3名执勤保安人员点了外卖，高治晓至今还记得他们送餐时眼里的惊讶。“就和我第一次收到客人送的口罩、给的小费一样，又惊喜又感动。疫情期间，这些温情的故事越多，我们抗击病毒的信心就越足。”他说。

当前，全球都在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月前发布抗疫群像，高治晓入选。报道称，如果不是外卖骑手顶着风险配送生活必需品、医疗物资等，很多家庭有可能会挨饿，病人也无法得到及时的就医保障。

高治晓不是一个人在“战斗”，数据显示，这两个多月来仅在他就职的外卖平台上，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就达40多万人。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，成为被不少人点赞的“生活摆渡人”。

“我是个平凡人，做的也是平凡事。”高治晓说，“但在抗疫特殊时期，我们递送的不仅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，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希望。”